

## 春燕归来

惠军明

害虫,不仅是一种益鸟,而且格外恋旧重情义。它们今年在哪家生活,明年即使跋山涉水,还会千方百计飞到哪家来。每年春燕从南方归来,人们都欣喜地打量它们,辨认着它们的模样,如同迎接自己的亲人。

以前我家住的是大瓦房,每年屋檐下总会有一窝燕子,我见证了它们的成长。

最初来的是两只俊俏的燕子,它们时而呢喃低语,时而高声长鸣,时而在院落里嬉戏追逐。在温柔的春风里,它们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,于是它们开始忙忙碌碌,衔泥做窝。勤劳的燕子不停在院落里进进出出,翩然于春风细雨里,折返在阳光满地时。它们一遍遍口衔春泥和草茎,用唾液粘结,铺以细软杂草羽毛,终于筑成坚固灵巧的皿状燕巢。宁静的春夜,忙碌的身影停下来,檐下梁间,不时荡漾一两声温声细语的呢喃。

不知何时,燕窝里有了唧唧的鸣叫声,几只雏燕出生了。这些幼小的生命一字排开,在燕窝里嗷嗷待哺。雌雄燕子为养育雏燕,马不停蹄出去觅食。当一只燕子叼来小虫子,那几只雏燕全都张大嫩黄色的小嘴,急切鸣叫

争取食物。面对着自己的孩子,燕子常常不知如何抉择。雌雄燕子你来我往,尽职尽责,喂养孩子不遗余力。雏燕在父母精心照料下飞快地成长,毛色由灰褐色变为乌黑,最后与父母一般无二了。它们蹦跳着离开燕窝,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,院落里到处留下了它们的踪影。在雌雄燕子的严格要求下,雏燕开始学习飞翔,学习觅食。经过数天的勤学苦练,雏燕们逐渐掌握了飞行技巧,时而俯冲,时而斜掠,时而展翅高飞,剪刀手似的尾巴在天空闪闪发亮。

有时我家的燕子会将燕窝建在瓦房内,我们也不会去打扰它们。白天燕子经常绕着屋梁翩翩起飞,晚上它们栖息在窝里安然入睡。清晨,我们有时会被燕子的长鸣声唤醒,它们告诉我想出去觅食。家人常常在睡眼惺忪中打开屋门,燕子便如同一道闪电,从我们的身边掠过。

春去春又回,又到桃红柳绿时,那些黑亮的精灵们找寻着曾经记忆,又三三两两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归来的春燕在春风里呢喃,在春光里自由快乐飞舞,季节和生命周而复始!

## 烟火也关风与月

章铜胜

我喜欢在周末时去菜市场逛逛,这既是我的习惯,也是我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。住在城里,需要与自然的某种接触,不一定要很亲密,但至少能让你想起曾经生活中的一鳞半爪,这样才不至于忘记和疏离自己与过去的联系。城市也是如此吧,在一座城市,菜市场里的热闹景象,是与这座城市的生活密不可分的,那是最琐屑最熨帖的一碗烟火。

我生活的小城在长江之南。小城临江,境内多湖、多河,水产自然丰富。水边的植物中,可以入菜的也很多。菜薹、蒜苗等蔬菜,我家的菜园里都有,不算是生于水边的蔬菜。但春天时,这些蔬菜水分格外的足,素油清炒,别有风味。乡下的水田里,会种一些荸荠。荸荠的产量高,一户人家种上一两亩的荸荠,要从冬天一直挖到春分,甚至是清明、谷雨时候。春分前后的荸荠,浆汁饱满,略有些粉,是荸荠味道最好的时候。荸荠生吃,清甜有粉;切薄片煮水,则甜润爽口,我总觉得荸荠煮水,比南方的煮红薯水要甜润多了。

春分前后,在长江边、湖边,或是河滩地上,在开满阿拉伯婆婆纳小蓝花的草地上,可以找到成片的野茼蒿和野水芹,两种野菜都有很浓的香味。野水芹的茎杆有小指粗细,嫩而多汁,炒熟后的野水芹碧绿如翠玉,略有一些淡紫的汤汁,看上去很清爽。一阵风吹来,野茼蒿随风摇摆,便

露出了它灰白的叶背。采野茼蒿要趁早,一年中,野茼蒿最好的时候也只在春分前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。如果说野生水芹的香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话,那么野生茼蒿的香,就是有野性的了。我对野生的水芹和茼蒿,一样的喜欢,没有偏爱。

春天,喜欢和家人,或是朋友一道去水边玩。春水碧波,青草铺地,柳丝轻垂,附近田野里的油菜花一片金黄,那些村庄里,一树树的桃红李白。远远地望去,满目清新,格外养眼。在细碎蓝花婆婆纳、紫花地丁、黄花蒲公英和不知名的野草野花间,寻找野生的水芹和茼蒿,并不费劲,要不了多久,就能采一竹篮子。茼蒿和水芹都不耐放,放上一两天就老了,每次也只能采上一些,不能贪心。去水边,可以品尝春天的味道,也可以在无边的风景里消磨一日光阴,是最好的郊游了。

前两天,路过一家酒楼,看见酒楼的外墙上写着:“人间至味,不过一碗烟火”,觉得有些意思。以前经常路过时,没有见到这样的句子,如今见了,倒觉出几分亲切来。是啊,一碗烟火,是热闹的俗世生活,也是寻常百姓的风与月。烟火热闹处,也是风与月的清明地。我总觉得,寻常人家的烟火,便是生活中另一种方式的风与月吧。生活,何处不烟火,何时无岁月,烟火即是风与月吧。

## 我要开一朵鲜艳的桃花

许晓鲜

正好  
你与白雪一同撤离  
所有爱过的痕迹  
已被洗涤  
不动声色里  
山河慢慢苏醒  
我也不再  
沉睡在  
你画给我的

美好世界

我要开一朵鲜艳的桃花  
在心上,装扮  
我一个人的未来  
让残留的寒意和凌乱  
提前抵达  
温暖舒适的春

繁花似锦

李昊天 摄



## 那一片醉人的新绿

杨丽琴

伴着春风,春色一点点浓了,花儿开了,草儿绿了,大地一片盎然春意。

老家俗语:“三月三,南瓜葫芦上滩。”农历三月,南瓜、葫芦之类藤蔓蔬菜,泼拉拉地扯了一大片。人勤春早,日下,旱地要清沟沥水,水田要耕移整翻,忙里偷闲的是点瓜种菜。

乡里人喜欢自己育菜秧苗,母亲育菜秧苗时,我喜欢凑一旁看,感觉像我们孩子玩过家家游戏。她从地里挖一些松土,用铲子捣细,拌上磷肥、草木灰,到院子墙角拿出平时丢弃不用的用具:漏水的脸盆,缺角的菜盆,裂口的粪瓢、簸箕,装满拌好的土,密密地撒上辣椒、茄子、空心菜、西红柿等种子。南瓜、扁豆、丝瓜、黄瓜之类,需要一粒一粒播进土里,再盖一层草木灰,浇上一点清水,放到院子里的走廊上。

平时,两天浇一次水。母亲提着喷壶,龙王爷一样,刷刷刷,来一场人工降雨。三天后,盆里、

簸箕、瓢里冒出了一点一点的小嫩芽。最奇妙的是随着嫩芽的生长,那些插种的籽,一个个头上顶着籽壳,也冒了出来。这些籽壳,横着、竖着、躺着、斜着,像童话小人国一场帽展盛会。五天后,壳儿陆续脱落,小嫩芽发出黄绿色。这时,搬到阳光下,再过一周,秧苗就可以移栽了,棵棵株株,葱葱绿绿,肥肥壮壮的。

育菜苗的过程,看似无心,其实,是用了心的。比如,土要细细碎碎的,苗儿好扎根,好冒头;拌一些草木灰,既是秧苗喜欢的美食,又能使苗儿不会拔断;浇水也讲究,要适量,多了,种子泡烂了,少了,种子出不来。最美的是,看着那些小苗,一天一个样,多神奇呀!

秧苗长成前,母亲开始整理菜地,家家户户菜园里都闪动着忙碌的身影。老了的青菜、大蒜、萝卜、芫荽,一一拔去,菜畦的土重新翻一翻,锄一锄,整成方,理成块,均匀打上眼,浇上发酵腐

熟的农家肥。施底肥要看菜种,吃菜苗的,可以一次施足,吃果实的,适当施一些,施肥过多,容易引起植株徒长。

每年,我家一畦茄子,一畦辣椒,半畦空心菜,半畦西红柿,南瓜、扁豆、黄瓜……母亲喜欢把丝瓜栽在菜园四周,省了搭架,它自会越过泥巴矮墙,爬上树枝、木棍扎成的篱笆墙,像菜园里的卫士,站成一道风景。

之后,每个傍晚,母亲挑着桶去村头水塘,挑水浇菜。一周后,秧苗就在土里落下了根。一株株,鲜活活的,招着风,引着蝶。松土、除草、施肥……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南瓜、瓠子……一畦畦,翠盈盈地吐出新绿,如宋词小令般,轻快活泼,令人心生欢喜。

窗外,阳光明媚,春光正好,一转眼,离开老家已经十多年,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,心里轻轻浅浅的都是那片景,那一片醉人的新绿。

山村秀色

汤青 摄

